

上當

陳戈編劇
黃歌編曲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宣傳部出版

部隊文藝叢書之一

上 當

(廣場歌舞劇)

陳 戈 編 劇

黃 歌 作 曲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宣傳部出版

1947·12·

上 當

時間：砍挖運動進行的時候。

地點：東北解放區農村。

人物：指導員。二十五六歲。

趙 田，戰士。傷員。

劉文奇，小組長。傷員。

李貴祥，副組長。傷員。

吳英傑，戰士。傷員。

郭保山，戰士。傷員。

傷 員：（一）。

傷 員：（二）。

傷 員：（三）。

傷 員：（四）。

傷 員：（五）。（傷員沒有因醫部帶花，跛着走路的；年齡都在二十歲上下）

郭祥封：農會主任，二十八歲。

于 星：自衛隊長，二十二三歲。

小 魏：自衛隊員，二十三歲。

自衛隊員甲。十九歲。

自衛隊員乙。二十歲上下。

姜老漢。五十六歲。

劉大娘。四十五歲。

燕 兒。十二三歲。

金祖德：惡霸地主，四十五歲，人稱金老二。

金祖蔭：惡霸地主，五十歲，金老二之兄。

金大小老婆。

金大女兒。

湯三：金家狗腿。

其他男女老鄉多人。

（唱完幕前曲，開幕——休養所方向在右，農會同金家在左）

第一場 造謠，挑撥。

- （地主金老二裝窮，穿的很髒；鬼祟的四處探望着從台左上）
- ：（唱第一曲）八面威風，這一帶歸我管啦！三正晌地，那愁吃和穿，磚房瓦屋，大院套小院，驢馬成羣，糞蛋也能堆成山。平地雷響，窮棒子鬧翻天啦！共產黨，撐腰把身翻，分房把馬牽，從此怕金家，威風掃地（白）此仇不報。（接唱）算我金祖德沒手段。
- （白）想當年，我金家是多威風，田地佔了大半個莊，別說是好地，就是水甸子，沙崗子，都是我的，榜青的，抗活的，吃勞金的，連小帶大三十多口子，給咱幹活，真威風啦！我叫一個窮小子吃糞，他就不敢喝尿，我要一個窮棒子死，他就不敢活着；我的辦法連小鼻子（註：指日本）都贊成；中央軍來的時候，又叫我當了屯長，哼！（咬牙切齒）誰知道來了共產黨，把中央軍打跑了，給窮小子撐腰，把我家給踢蹬了，眼看着整掉一大半，實在

可恨！（停）又說我大哥和我，都是惡霸地主，鬥爭了三回，地給劈了，房給分了，整的蝎虎，痛，表面上看去，像是把我整倒了，（向旁偷視一下）我的金銀財寶還多着哩，大米小麥有的是，可誰也摸不着，別說你挖，就是看你也看不見一眼。

（唱一曲）大船濫了，也有三千釘啦，熬盡燈油，我能點燈心，糧米財寶，誰家有的是，埋在地下，要想找到你白費心。

（白）我說我窮了，沒啥了，說咋的本屯的窮小子都不信，你不信，就不信唄，嗚！你鬥我不說，你挖找不着——昨兒晚上，農會又把我大哥抓去鬥了一宿，我大哥好樣兒，挺住了，一個字也沒吐，可老這樣下去也不是事兒，我大哥要『啥』不住，給擱出來就糟了，得想個法兒治一治，我可思了大半嚮，咱們屯裏有個關帝廟，關帝廟裏住着休養所，他們剛來屯不久，啥事都不摸底，昨天我瞅見幾個傷兵，看見鬥爭會上打人，直裂着個嘴，皺着個眉頭，搖頭幌腦，看樣兒八成是不滿意，他們的指導員所長都不在家，進縣裏去了，趁這機會，我去找傷兵，造幾句謠言，給農會小子上點藥，叫他們兩支老虎打仗，對，於是這個主意。

（唱一曲）進行挑撥，我大造謠言啦，就說農會，都是大壞蛋，屯裏啥事，傷兵都不摸底。定把農會，那些小子的頭砸爛。

傷兵面前、我下一付濫藥哇！軍隊和農會，一定起隔膜，兩支猛虎打大仗，金祖德我，站在一旁笑呵呵！窮人窮命，就應該侍候我哇！爲啥翻身，造反真可惡，砍倒大樹，臨死不甘休，軍隊仇人，農會就是眼中釘。

大夥欺着我，就得裝進步哇！說話哈哈笑，鞠躬又哈腰，毒藥懷中藏，見機就下手，報仇除大害，藥死這些壞傢伙。

窮人造反，大大的不應該呀！天地上下，顛倒過來，中央多咋來到了，什麼事情，都要給我翻轉來。

（白）對！他們鬥起來，咱們就坐山觀虎鬥，等中央軍打過來就好

了，我拿上幾個鵝蛋淺傷兵去。（付一下）本屯的窮小子湯老三，給我抓到手了，我給了他點好處，他替我辦事，放謠言，下毒藥，農會小子們站倒些什麼，湯三就給我通通消息——我傷兵這事還得找施一道管，怎麼還沒來。（背向觀眾，站武台底）

（湯三穿的很濫偷摸着從台左上）。

湯：（唱二曲）本屯開大會鬥爭大地主，金家勢力大有點不好整。

金家通胡子勢力可真大，國民黨打過來地主又坐天下。

地主坐天下定把窮人殺，湯三我害怕只有跟着他。

窮人穿八路我跟着走，大地主金家惡毒不放手。

叫我造謠言還要我下毒藥，他說事成了我的好處多。

和我哥兒弟姪女嫁給我，跟我兩不分一國子土話。

（白）唉！只好混一天算一天唄。

（金轉身走向湯）

金：湯老弟。

湯：金二爺。

金：別叫我金二爺，咱哥兒倆弟兄這稱——（向四週偷視）替人聽見也不好。

湯：是，金二……。

金：（摸出毒藥給湯）給。

湯：什麼？

金：毒藥（一面說一面向旁探望）

湯：你前次給我的，還在我兜裏哩。

金：你老放在兜裏怎麼行哩。

湯：我沒得到機會。

金：你常到農民會去，怎麼沒機會

湯：我——怕整不好。

金：你胆放大，給你這包，藥死幾個窮棒子也好。

湯：有一包就行了。

金：多帶上一包，別等一包放完了，不趕趟。

湯：趕趟，這包還說不上什麼時候放哩。

金：要快，三天內就得放。

湯：我從沒幹過這玩意——拿在手裏直哆嗦。

金：你怕什麼。

湯：（摸出毒藥）這包還是給你帶上吧——

金：幹什麼。

湯：我放時來取。

金：不趕趟。

湯：趕趟，趕趟。

金：（看他一眼）你是不是不想幹了。

湯：我……。

金：哼！你忘了，地照還埋在地下的哩。

湯：我……。

金：你真不想幹了——中央軍打過來，也有你好受的。

湯：……。

金：（望望兩旁）共產黨待不長，只有一兩月的工夫，你知道嗎。

湯：知道，就是這玩意拿在手上就哆嗦。

金：老弟別怕，無毒不丈夫，走吧。

湯：你別老這樣——我。

金：老弟，我現在有難，你當兄弟的見着就不管了。

湯：不是不管，實在……。

金：老弟，沒錢花了吧，沒錢了又不吱聲——你真是，（摸出錢票）給，八千。

湯：我、不是要錢。

金：拿上吧，別客氣了，什麼時候沒錢了，你就吱聲，咱們是一家

了，還……給。（強塞到湯手裏）

湯：這……。

金：老弟中央軍過來了，我也忘不了你，你跟蔣委員長是一家——走，到休養所門前踮踮，踮踮，找傷兵去。

湯：幹啥？

金：走吧，我告訴你

（湯、金偷偷摸摸的從台左下）

（趙田頭部帶花，手拿拐子慢慢的從台右上來）

趙：（唱三曲）我趙田在後方醫院休養，碰上了一件事煩悶不堪。

鬥地主鬥惡霸我不反對，爲什麼老金家還要鬥爭。分土地分房屋打破封建，老金家分了地就該算完。老百姓要翻身我很贊成，難道說老金家不是人民，硬逼着地主家離開革命，硬逼着老財們反對我們。金老大金老二也是個人，爲什麼對待他這樣無情。對敵人堅決的衝鋒陷陣，對人民就應該一律平等。

（白）金老大金老二被鬥過三次了，地也分了，金家也窮了，怎麼昨天又把金老大抓去鬥爭，我看這樣幹法真有一過火，又沒人管，就讓這些老百姓在那兒瞎胡鬧，嗨！真看不慣，偏偏我們指導員又不在家，要指導員在就好了。

（金老二腰間掛着包鵝蛋的手巾，鬼鬼倒倒的從台左上來，走向趙，做着散步的樣子）

金：（向趙九十度鞠躬）同志，您的傷口好多了吧？

趙：（討厭對方）……。

金：同志們來在我們屯裏住，實在沒有好好兒的照顧——慰勞品也太少——同志們在前方爲咱們老百姓流血，到後方來還得不到好的休養，還受這罪，我們老百姓真難受。

趙：（覺得這樣伙的話有點道理，討厭對方的態度變了點，看了金一

眼)你不是被鬥爭的地主嗎?

金:是是,我就是金老二,金二,金二。——同志貴姓?

趙:(不理)昨晚農民會,把金老大抓去鬥爭,爲什麼沒抓你金老二囉?

金:這個(故意誇大的吃一驚)

趙:怎麼?

金:(故作回避的)他們——農會——

趙:(追問)農會,農會怎樣?

金(故作狼狽)農會沒怎麼樣——

趙:(懷疑)農會,向着你嗎?

金:(故意大驚)沒——沒——抓我是……我們家裏的事,只我大舅知道……………。

趙:金老二不要怕,你說老實話,農會怎麼樣。

金:農會很好,爲窮人翻身——我們家現在也是窮人了,不是地主了——

趙:(上前)金老二,你倒甚麼鬼,說實話。

金:同志,你別生氣,當心你的傷口,要犯了我可吃罪不起(卑鄙的連連鞠躬)。

趙:你不說實話,我揍死你——

金:不敢,那能哩!那能哩!

趙:你說。

金:(故意結結巴巴的說)是是——農民會很好,領導窮人翻身——還擁護軍隊,慰勞軍隊,前兒不是慰勞了(偷看一下趙)二百五十斤粉條嗎。

趙:什麼?二百五十斤粉條,農會送來的是二百斤粉條。

金:(故意慌亂的)哦……是……二百斤,是我記差了。

趙:(逼)金老二,說實話,豬肉是多少?

金:豬肉我——我不知道。

趙:(逼)你說不說。

金：（就希望對方逼着問下去，做着發慌樣）我說，我說，豬肉約摸是二百斤（故意看趙一眼，見着對方望着他就又改口）不……不……是一百八——十——斤吧——

趙：說實話，到底是多少，還有雞蛋是多少？

金：同志（鞠躬）我不知道，你饞了我吧。

趙：（舉木拐高聲的）你不說我就揍死你。

金：（急向趙雙膝跪地，假意悲哀）啊！同志，我說，我說，我給你說了，你可別對人講——豬肉是二百斤，粉條二百五十斤，雞蛋四百個。

趙：金老二，起來，你要說假話怎辦？

金：我說假話天打五雷轟！

趙：（轉身就走）

金：（急拉住）同志你那兒去。

趙：別上我。

金：（急）同志，你是不是要到農會去呀？

趙：（怒）我要去找農會算賬，他們送來的慰勞品，粉條是二百斤，你說是二百五十斤，這不是吞了五十斤嗎，豬肉送來是一百二十斤，這不是吞了八十斤嗎，雞蛋四百個，只送來三百個——這不是喝百門傷兵的血呀！（欲下）

金：（死命的拖着）同志，你千萬別去，去也沒用。

趙：怎麼？

金：你問他，他要你拿出證據來，你怎麼辦？

趙：你就是鐵的證據！

金：（跪下急叩頭）那我一家的小命，就沒有了——農民會的這些小子，現在是槍在肩，權在手，還不把我一家害死呀，再說（起來）你沒有拿着它們的證據，他要一口死咬定你有什麼辦法？

趙：（停下來想）

金：（鬼祟的偷看一眼，自言自語的）他們的壞事情還多哩。

趙：金老二，農會還有什麼壞事，你都講出來。

金：沒有了。

趙：金老二，農會把你整成這樣，你還向着他幹什麼。

金：趙同志，你以為我會向着農民會呀？不是，實在是鬥不了人家了，現在農民會有工作隊給撐腰，上面還有政府，我們還敢說什麼，這不是人家的天下。

趙：金老二，不要怕（拍胸）有我老趙給你撐腰。

金：同志，只要軍隊給我們說句公道話，那就感恩不盡了——要不，我們這些百姓就沒法活了。

趙：你說農會還幹些什麼壞事。

金：同志你聽我說。

（唱四曲）叫同志，你請聽，農民會，不是人，隨便打，隨便罵，老百姓簡直活不成。

這些事，說不算，嫖野雞，搞女人，大姑娘，小媳婦，農會搞的就數不清。

對傷兵，不慰問，慰勞品，私自吞，喝兵血，剝兵油，罪惡的事情人人恨。

誰同他，有仇恨，就發動，大鬥爭，找大哥，給抓去，官報私仇鬧鬥爭。

（白）農會主任郭祥封，是個抗大活的窮鬼，從前給我家抗活，被我哥哥打過一耳光，現在他官報私仇鬥爭我大哥——（偷看趙）農會不敢再鬥爭我，就是怕我在大會上都把他們這些壞事，給週出來了。

趙：（唱三曲）聽完我怒氣生，流血自犧牲，在後方胡亂整，這事真可恨。（轉身欲走）

金：（急阻止）同志，你別急着去農會，你一個人去，他要一口咬定

什麼也不承認，你把它怎了，我看你還不如先回家去，多找上幾個同志，去跟他算賬，你人多還怕他，要打就打，要罵就罵，你看那不好極啦。

（趙轉身往家走，金老二急叫住）同志，我求您這事千萬別拖上我，你們是軍隊有槍桿子，不怕農會那些壞蛋，我是老百姓手無寸鐵，可惹不起農會那些老爺們，要不我一家老小的性命都沒了。

趙：金老二不要怕，以後有我（欲走）。

金：（急到趙前拿出準備了很久的鵝蛋）同志，我這有十個煮熟的鵝蛋請你收下。

趙：我不吃地主的鵝蛋。

金：同志，地主也是人呀，地主也是老百姓呀，我現在也窮了，也進步了，您們爲我們流血都可以，吃老百姓幾個鷄子有什麼關係哩，（把鵝蛋塞給趙）同志你收下。

趙：（拿在手裏）好我拿回去交給營長去。

金：同志，您千萬別交給別人，分明沒有什麼事情，你壞出來，別人知道了，還說你受地主的收買哩，幾個鵝蛋你吃了就算了，說出來不是自找麻煩嗎——唉（長嘆）我現在是窮了，要是從前，休養所這五十多位同志，我每個人慰勞十個鵝蛋都行呀！嘿哩！

趙：我不收（送還給金）。

金：收下有啥關係哩。

趙：（理直氣壯的）我們民主聯軍不侵犯羣衆利益，不私自接受人家的慰勞品，不隨便拿老百姓一針一線。

金：同志，這太拘禮了，收幾個鵝蛋何必這麼認真哩？喂！

趙：鵝蛋？（冷笑）哼！在戰場上我抓着俘虜，他送我的金戒指，金壳錶，我還不要哩，鵝蛋？

金：同志你收下吧。

趙：（突然警惕）金老二，你一定要送給我鵝蛋是什麼意思？

金：（也有點慌）這——有什麼意思？——這就是慰勞你唄，——還能有什麼意思。

趙：我看你就不老實。

金：同志，那能咋——啊——我走了——我走了（下）

趙：（望着金老二的背影）農會私吞慰勞品？這傢伙是個被鬥爭的地主，他還不講農民會的壞話。我問問窮苦的老百姓再說。（湯三從台右上）老鄉！

湯：同志，有什麼事？

趙：上次農民會，慰勞我們休養所的慰勞品，是多少？

湯：同志，那是農民會的事，咱們管不着。

趙：你們不知道？

湯：你問這個幹什麼？

趙：不幹什麼。

湯：同志，我也記不太清楚了。

趙：豬肉是不是一百二十斤？

湯：（故意誇大的）同志，你記差了——不是一百二十斤，是二百斤。

趙：粉條是多少？

湯：粉條是二百五十斤，雞蛋四百個。

趙：你這話是真的，你沒說假吧？

湯：（裝着突然明白過來）噢！同志，這事跟我不相干，我不知道，豬肉，雞蛋，粉條，我都不知道是多少，你去問農會吧，跟我不相干。

趙：老鄉，你不要怕，這事跟你不相干。

湯：農會送你們多少，就是多少，你問這幹什麼。

趙：你聽我說，農會送的跟你說的數目不對。

湯：那是我記差了……。

趙：老鄉，你別怕，說出來沒關係。

湯：同志，這事沒我相干，農會要找到我，我可沒說，這跟我不相干，——同志，你千萬別說我講了什麼，我什麼也不知道（一面說一面走下）。

趙：農會真的吞慰勞品，公報私仇鬥爭金家，我一定要把這鬥爭會給停了（生氣的從台右下）。（片刻）

金：（驚慌的從台左跑上）糟糕糟糕！追來了。

（自衛隊員甲，乙手執扎槍，自衛隊長于星手執步槍及湯三追上，口裏直叫站住，站住）。

于：金老二，站住，你出來幹什麼。

金：自衛隊長，沒幹什麼（鞠躬）。

于：你到井沿去幹什麼？

衆：到井沿去，幹什麼？……說？

金：剛打那兒路過，沒幹啥。

甲：叫你在家呆着，你出來幹什麼。

金：那我回家呆着去。（往台左放下）。

乙：我看你就沒安好心眼。

于：搜，搜他身上……。

甲：翻——翻——

衆：翻——翻——

湯：（急裝着積極）剛才我看他就在這跑進串，準沒安好心眼，搜！搜！

衆：搜！搜！

湯：搜！（裝的很積極，首先就搜金，甲也搜，金與湯遞眼色，搜完了望望大家，表示沒搜出什麼。）

甲：滾！滾！回家去。

于：回家呆着去，不許出來亂串。

金：是！是！（狼狽跑下衆趕下）

（閉中幕戲在中幕前進行，中幕後佈置第三場景）

第二場 干涉鬥爭會

（幕後正開鬥爭金家的大會，羣衆的吼聲，口號聲，混成一片音樂奏主題曲，片刻，劉文奇拖着趙田、李貴祥勸阻着郭保由吳英傑上）

劉：走，走，回去，回去，——老趙咱們回去吧，現在我們還不了解情況，很難斷定人家就鬥爭過火了。

趙：我了解情況，請你別管，出了事不由你這小組長負責，

劉：我們有意見，應該通過組織才合理，我們找農會負責人提意見才合手續（向郭、吳）對不對？要是當場干涉，或者當場打人，捆人那就更不對了，那會犯嚴重錯誤，是不是？（吳、郭點頭）

趙：找農會的人談，他們自己搞的事，能談出什麼明堂來。

劉：找農會不行，還有上級。

趙：等上級來，農會的錯誤就更大了。——（對郭、吳）走，咱們去把鬥爭會給他終了，把老百姓趕回去，走（三人不動），怎麼？站着不動哩，不去了？怕了？

李：老趙，小組長的話對，我們先回去。

趙：（怒）你們真是胆小鬼，說好了的，怎麼不去了？

吳：依照手續辦好些。

趙：真是胆小鬼，（把捆人的繩子丟下）好，你們不去算了，回去睡覺吧，我一個人去（氣沖沖的向會場跑下）。

劉：老李，——你們先回去一步，我去拖他回來——這件事我們要冷

靜，農會是羣衆選出來的，我們應該聽聽老百姓的意見，對不對？光聽些謠言就鬧起來，給羣衆影響不好，我就去找他回來（李，郭，吳，點頭）

吳：對，那我們先回去。

李：把老趙勸回來，我們到家裏先研究研究。

劉：對（李，郭，吳下）指導員不在就很難說服得了老趙（轉身欲走向會場）。

趙：（高叫的聲音）不許鬧（大叫）會不準開了——都走，走，走。

劉：（聽見趙叫）糟糕！（急跑下）

趙：再開會我把你們抓起來——把人放了，放了。

（衆嘈雜聲，會場給整散了。片刻自衛隊員甲、乙及于隊長押金老大上。金被細着）

于：人可不能放，這是大家夥的鬥爭對象，放了誰負責任，押回農會去再說（擁下）。

郭：（隨上，後跟一羣開會的男女老鄉）

姜：郭主任，趙同志怎麼替地主說話？

劉大娘：主任，民主聯軍是咱老百姓的隊伍，爲什麼給地主一氣。

郭：這是地主的花招，裝窮，耍死狗，迷糊了趙同志，這不能怪他，地主該殺，民主聯軍永遠是咱們老百姓的隊伍，大家夥不要亂嚷嚷，咱們農民會高低是能處理這事情的，各人先回各人家去，我們農民會馬上開會討論——（衆人有的從左有的從右下，于星上）

于：郭主任，會開不成了。

郭：怎麼？

于：你叫我召集小組長來開會——有兩個小組長就向我請假。

郭：誰？

于：老田，老張——老田說，家有事，老張說，怕開會挨揍。

郭：那我們農會開會吧。

于：農會的委員都不敢來，還開什麼會？

郭：誰？

于：誰？老李眼，我叫他別走，他說殺兩天再說吧，不要去找着挨揍。

——老郭，會給整垮了，這怎整哩。

郭：別着急，我們先給大夥兒解釋解釋。

于：先派人給工作隊送信去吧，咱們整不了他們。

郭：派人送信也行，——咱們還可以找休養所同志解釋解釋，走吧（于郭同下）

（趙劉從左上）

趙：你一炸虎，把人家的會也整散了，這是你不對，你要好好兒想一想。

劉：是這夥人瞎胡鬧，我沒錯。

趙：砍大樹，挖財寶，怎是胡鬧哩？

趙：（唱五曲）

鬥一次分土地就該罷了，爲什麼還要鬥何時停休。

劉：（唱）

沒澈底就應該鬥了還鬥，一直要震翻身那才罷休。

趙：老金家第一個自動獻地。

劉：他獻地是要花招假裝進步。

留好地 獻壞地他打埋伏，查出來八十畝黑地他還保留。

現在要砍大樹挖盡財寶，保證那老百姓夏種春耕。

趙：有土地爲什麼不能春耕？

劉：只因爲還沒有挖斷窮根，一缺糧二缺馬種子不够。三無衣四無錢農具全無。

地主們好日月照樣的過，袖着手在一旁笑笑哈哈。

老百姓要活命就還要鬥，砍大樹挖財寶毫不保留。

趙：金老大他說是沒埋財寶，

劉：說瞎話老百姓堅決還鬥。

趙：像這樣鬧鬥爭有點過火，胡亂整老百姓太不留情。

你看那金老大可憐模樣，哭啼啼喊皇天跌脚捶胸。

趙：（白）金老大哭哭啼啼的說，他地裏沒有埋什麼東西，一無槍枝銀子，二無糧食衣服，你看他搭拉着腦袋哭的多傷心，難道還有假？人不傷心不落淚。

：地主的眼淚不要輕易相信。

趙：他起誓，發願，要尋死，不吃飯，都是假的，都不能信？

劉：我都不信，這是地主的花招。都是爲了保存財寶，裝蒜耍死狗，將來好再欺負窮人。

趙：這是我們共產黨領導的地區，有軍政府，還能叫地主欺負窮人。

劉：（說不聽對方，有些不耐煩了）有了政府，農民就不用搭鏢作飯了。

趙：財寶都拉到窮人家去，那才不用搭鏢作飯了。

劉：農民鬥爭地主，是爲了要活，是爲了要翻身，不是自己要當地主。

趙：（無言對答，停了一下）反正是搞的太過火。

劉：（說服不了他）就算過火，我們是軍隊，也管不着人家，要通過政府呀。

趙：什樣，不管，我就要保護羣衆的利益，我要到王金家調查，要真沒有這回事，再這樣鬧，我就不答應。（生氣的下）

劉：（自語）這麼主說，你養所現在就沒有入說服得了他，所長同指導員偏偏又進縣裏去了，要他們在就好了，不但能說服他，還會重重的批評他一頓，我給指導員寫封信，要他快回來，對！（劉下開中幕）

第三場 「調查研究」

地主金老大家對面炕，屋裏打扮的很窮，但是壁上的裝飾，玻璃窗以及其他傢具，都還能顯出貴重來，就是時時狂咬的一羣狗，也叫出了豪富家的威風，雖然盡量的掩蓋富裕，但始終露出馬腳來。

（金二躺在炕上抽大煙，對面坐着狗腿湯三，在機密的談話——金大的小老婆和金大的女兒穿的非常破濫，裝的比貧農還窮，衣不蔽體，肉都露在外面，他坐在炕頭玻璃窗前望風，聚精會神的緊盯着屋外，活像一條精明的看家狗，時兒也插上一兩句話，湯三，妻，女嘴裏都吊着大煙袋，金抽過最後一口，過了癮，就叫湯三抽）

金：老弟，來，抽一口。

湯：我不抽。

金：老弟，抽吧（把槍遞給他）。

女：你抽一口吧——（用眼瞞着他）

湯：我……。

金：來……。

女：叫你抽，你就抽呀！

妻：一家人講啥客氣。

女：（帶推帶抱的）你躺下呀，抽呀！

湯：（被迷的發暈了）抽……躺下……好！

金：（扶槍，湯抽）使勁——（抽完了）得勁吧。

湯：得勁。

金：再來一口吧。

湯：別……。

金：（過足了癮，精神來了，乾咯了幾聲）老弟，現在拍清藥不能下了，不要緊，還有旁的辦法，別怕，什麼都不怕——你別看他們現在這股子勁，又是鬥，又是分的，將來蔣委員長來了，叫吃下去的全都給我吐出來，那時候，這些窮小子要來給我砥屁股，我還嫌他舌苔粗哩，管叫這些小子要給咱叩頭，都找不到個叩頭的地兒。

湯：那是……。

金：老弟，不是我吹牛，什麼事我都看的清楚——比方說吧，要鬥爭地主這賦錢一傳，我就同我大哥商量，就先把老娘們送走，送到長春去，把金子也帶走不爸少，我大哥帶走的你二嫂也跟去了，家裏就留下我姪女和小嫂子，很利索——現在果不出我所料，真鬥到咱門頭上來了。

湯：那時候，咱們要全家搬走就好了……

金：我是說去，大哥不讓，捨不得這些地、房子、牲口，

女：現在還不是什麼也撈不着了。

金：不要緊，地全丟了也沒什麼，就憑咱們地下埋的東西就够吃幾輩子了——只要三年工夫，我就要收回我的地，說不定比現在還要多哩——只要國共黨來我就有辦法了——老弟，現在咱是猛虎離山無大仗呀——噫噫！

金：嫂子，把煙捲拿出一盒來，給咱湯三弟抽，（金二甩手騷腳牙子，並且送到鼻上去嗅，很舒適的享受着。金大小老婆很費力的在地洞裏拿出一盒煙來給金，金也抽出一支，腕裏狗咬，他急點煙，女注意看了看）

女：（擺手）沒人（金以煙敬湯）

妻：這還是那夥窮棒子頭一回到百家翻的時候，藏起來的，一直到現在他也沒給搜着（四人都吸香煙）。

金：老弟，還叨叨的噓……等中央軍打過來就好啦。

女：中央軍要打過來，我可要好好兒收拾收拾那幫窮棒子的老娘們，解解恨！

金：唉，中央軍一時還來不了，咱們等也來不及，老弟，咱們還是要想方法走才行——咱們把金子，銀子，細軟傢什，匣子槍，槍子子，能帶走都帶走，只要能把我大哥整出來咱們就斬身，到長春去，等中央軍到這來，咱們再回來，老弟，那時候地還是我的，窮小子還得侍候我給我抗話。

（唱四句）財寶，揀出槍，帶全家到長春，中央軍，多咋來，咱們配合待過來。

中央軍，翻過來，共產黨都發完，有農會，沒有市，有了咱，殺盡三輩狗奴才。

（白）只要我大哥出來就好辦了：

湯：你說怎整。

金：我們的事情成了一半，姓趙的真的出來干涉，不讓開會，把會給停了，把窮小子趕散了，這還沒有把農會整倒，我有一個辦法，要農會跟傷兵鬧鬥爭打仗。

湯：要農會和傷兵打起來，那可真好啦，你說怎整？

金：農會跟窮棒子都知道，姓趙的向着我們，替地主說話，很不滿意，傷兵對農會也不高興——我們找個機會（向窗外看一下，妻女回頭望窗外）咱們拿刀把姓趙的小子砍死，要是姓趙的給砍死了，誰也不會想到是咱們幹的，傷兵就會找農會替姓趙的報仇，農民會又沒挨人，受天大的屈，這不就打起來了。

湯：這是行，只是傷兵人多不好下手。

金：那莫啥，等他們單個人出來的時候就下手，老弟，（拍肩）我倍

着你幹。

(唱四曲)下毒手，殺傷兵，要他們鬧誤會，休養所，不干休，一定要找農民會。

休養所，總農會，農民會，受委屈，他拿刀，這拿棍，又打又罵鬧鬥爭。金祖德，不吹牛，辦法多，心眼靈，眉一皺，心一算，一手掀天擺下這殺人計。

湯：好好！(拍手)

(狗突然狂叫，近十條狗威風凜凜的在咬，都驚慌了)

妻：有人來！

女：快！人來了。

金：你快走，從後門出去，事情就這樣了。

湯：好——好——就這樣做。

金：老弟下晚來場盪呀，(湯下，狗在院子門裏咬，來的人在門外叫門)

金：這是誰呀，是不是農會裏的，快，你們快把炕收拾利索，我去看看。(金下。狗聲停止，片刻金回牆上，牆四處探望)

金：(鞠躬)同志請坐，咱們家的正房給人分了，就這廂房，眼下簡直沒法接待客人啦。(拭炕上的灰塵)

趙：(直搗了當的，責斥的口吻)大白天你們關上門幹甚麼？

金：農會下了命令，不許我們家的人出門，就在家裏呆着，

趙：(不大相信)真的麼？

金：(不答)鳳銀，倒茶。(提高聲音，拿出地主的架子)。

女：沒有茶！

妻：茶？那來的茶，咱們家的茶壺都叫人家給打碎了。(故意拖長聲音說給趙田聽)

金：(向趙一鞠躬，抱歉的笑)嘿嘿，拿煙。(女以很長很大的煙袋遞給趙)

趙：我不會抽煙。

金：這叫什麼話？(跑去拿過煙袋)軍隊上的同志還抽老百姓的長煙

袋，真是。

女：就是這煙袋裏。

金：（笑）嘿嘿！同志你別見笑，現在咱是窮了，嘿嘿！窮了！

趙：老百姓說你裝窮。

金：那能哩——那能哩，不能，農會知道也不讓。現在窮哥們翻身，我也知道了，過去有對不法窮哥們佔地，我知罪了，以後我們家也要參加勞動，自己種地，種糧，（笑）吃開的，窮破的，嘿嘿！（笑）

趙：你們家現在吃什麼？

金：同志，你別提這事了，這還是別的吧——說起來，太使人傷心了，我們一家人全吃包米饅、豆餅。

趙：人家說你們家頓頓吃好的，吃豆包，還常常吃餃子。

金：沒有的話，連高粱米也不常吃，這包米饅還是大夥清算，沒人耍場子的，要不是這點包米饅，怕我們一家人只有餓死了，同志，說真的，要不是我這窮爺沒地方去，丟祖先的人，我早就領着一家大小，出去要飯了（做戲越做越真）唉，我們對得起窮哥們，窮哥們轉眼就不見我一家大小的死活的（做着悲哀的樣子，妻同女也態有出的也哭起來，一面哭，一面叫，就像死了人哭喪一樣，在時時偷看趙田）

妻：媽呀！窮人不要一吃飽呀！

女：天呀，活活的餓死呀！

（趙不耐煩的到裏屋去金送下）

妻：慈悲呀！阿彌陀佛救苦救難啊。

女：大慈大悲，眼光菩薩降下凡呀！

妻：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籃呀！

女：叫我種地，我不能幹呀。

妻：我們家呀，真是窮呀不是裝蒜！

女

妻女：黎民百姓，你們不信就請來看啦！

趙：（趙同金上，走到缸前，開缸看又到飯盆前開飯盆看看。趙又沉澱了一下，把被子打開看了看）

金：（故意不耐煩的）別哭了（說給趙田聽）哭有什麼用，惹的同志心煩。

妻：哈人都欺侮有門的。

金：（故意）誰欺侮誰，你說說些什麼。

女：農會惡人等的都話不了啦

妻：這酒錢農會的不好，你不想活啦急的？

趙：（氣）你們別在這兒聽人家的謠言。

金：（故意問她們）老娘們懂得什麼，不許亂張嘴（刺趙田）農會還有賴的。

趙：金老二你別在這兒倒鬼，血口噴人！

金：同志，我罪該萬死（鞠躬）罪該萬死（鞠躬）

趙：金二，你真混蛋，你有話痛痛快快的說好不好。（生氣）

金：同志，我還是別說，你還是別聽吧！——說出來真像是挑撥是非——噯，管他是甜的，是苦的，咱們吃了就是了——只怪咱祖先沒積下德，過這日子。

妻：還是別說啦。（冷言冷語的講給趙田聽）你不叫別人說你還老說老說的，快別說啦。

金：真是該死！（打自己耳光）

趙：你今天不說，姓趙的就對你不客氣了。（怒極）

金：噯！——同志，說它能頂什麼用，就是看見又能怎麼的？

趙：有什麼都說出來。

金：同志，不是我不說，實在是我要是真的說出來，禍就惹大了。

趙：你怕什麼？

金：同志，你別着急，你替我想想，說到天上去我也是老百姓，農會

要叫我往東我就得往東，農會要叫我往西，我就得往西呀。

趙：笑話！這是共產黨的天下，你弄清楚，別胡扯了，你要造謠我就宰了你——說正經的。

金：這怎麼說哩！——（故意吞吞吐吐的）反正是農——民——會——
——要到咱家幹什麼，就得依着人家。

趙：農會幹什麼？

金：他們什麼時候來，我們就得什麼時候開門。

趙：來幹什麼？

金：他們半夜來，咱們就得起來點燈。

趙：半夜還來幹什麼？

金：半夜來，查夜呀！

趙：查夜，——那不就結了。

金：噯！（長嘆）我金氏門中祖先沒積下德，該着！

趙：又胡扯了。

金：反正地主的老娘們不是人。

趙：（沒想到是這樣的，大吃一驚）什——麼？！

金：地主該殺！——婦道又有什麼罪哩？

趙：說清楚——婦道怎麼樣？

金：半夜裏來還會怎麼樣！

趙：我不信。

金：我要說假話，天打五雷轟！——反正是祖先留下的孽，婦道們來
還剝！（做着慘然的聲音，大妻大女也隨着假裝哭泣）

趙：（自言自語）農會幹這事？！

金：半夜裏幹的，誰會知道。

趙：我不信。

金：沒看見，我也不信。

趙：我要來調查。

金：他們白天也來，半夜裏也來，他們常來的。（狗咬）

金：（從窗上發現）哎呀！農會的人來了。

趙：我問他們去。（金擋住）

金：同志，這事誰能承認哩，（很快就想起了辦法）同志，您別生氣，別上火，您先在屋裏歇歇——等他們走了，咱們再商量（趙想了一想，向內室走，金跟在後面，趙突然停下轉身，金急轉臉站住，道看了金一會，想發現金倒什麼鬼，最後下決心，進屋去，金送下去後急退回來，向女人使眼色，耳語，一面把帽後跟拉上後急從左下，聽見金「不許咬」的聲音，狗咬聲停止，——自衛隊員小魏，手持扎槍上，金隨上。

金：魏兄弟，你站崗景的懺吧。

魏：你家的人都在家嗎？

金：都在家誰還敢偷着出去。

魏：你昨天出去幹什麼？

金：我在家裏間的辦，出去踏踏脚脚。

魏：你別出去倒鬼，到處都是崗哨。

金：那能哩，那能哩——鳳銀，給你魏大叔拿煙——

女：哪！

魏：我走了。

金：兄弟，你不常來我家——坐會，抽袋煙再走。

妻：（拿上煙）魏兄弟，吸袋煙，坐會兒吧。

女：（推魏坐，故意眉來眼去的表示親熱）坐會兒吧，魏大叔——（乘着不注意金偷下）

魏：我走了。

女：（奪過扎槍）你慌什麼？（夫妻急下）

魏：給吧，給我，別開玩笑。

女：你看你急的那樣，我又不不要你的。

魏：（急伸手要，女不給，攔拉着女背右手，給我別開玩笑。

女：（突然叫起來）哎——幹！

魏：怎麼了？

女：你在家，把人家的手腕給擰着了，你給人拿去吧——（倒扯魏的懷裏，還伸手要搶女不給）

魏：別——別鬧——你好好站住。

女：（大聲）：嗚呼，你乖乖呀！

魏：（着謎）你幹什麼，你幹什麼？（魏一手抓着女的，女亦抓着不放，並且手無空處裏，還不得不扶着魏，正在這時，趙田上，從後面看魏正抱着女女）

趙：這是幹什麼？，一大天的日頭，你這是幹什麼。（金同大夫故意急跑上）

魏：她——她——（無法解釋，急推開她，搶奪到手裏）

趙：你是幹什麼的？

魏：我是學會放槍的？

趙：放咱的？你放到人家裏來了。

魏：我來檢查，看他家的人在家不在。

趙：你來檢查，你抱着個女人檢查。

魏：不是，不是，是她拿我的槍——

趙：你拿着槍，說別人拿你的槍——我看你見着女人就迷昏了。

魏：同志，咱們沒什麼，他家留我坐會兒。

趙：沒什麼，坐會兒，你放咱跑到這兒來坐會兒？哼！

魏：同志，你聽我說。

趙：我沒有那麼多工夫，你回去給你們主任說吧——你姓什麼？

魏：我姓魏，同志，幹什麼？

趙：幹什麼——你們農民會簡直是亂——彈——琴——（轉身就走）

魏：（急解釋）同志，不是那麼回事（趙不理魏下）。

金：問別人來幹什麼，也不知道他自己來幹什麼的。

魏：他是來幹什麼的？

金：（冷言冷語）人家是武裝同志，誰管的着。

魏：他究竟來幹什麼？

金：沒事，來串門頭，打打鬧鬧說說笑笑，高興幹什麼就幹什麼。

魏：（責問）你爲什麼不到農民會去報告？

金：上農民會去報告？——那有什麼用，農會還管得着軍隊，——農民會的天下還是軍隊給打下的哩，報告農會還不是白塔——軍隊知道還不把我一家給宰了，房給燒了？

魏：你狼屁！金老二，你在家呆着，不許出去亂跑。

金：是，你不坐會兒了，弄點飯吃了再走吧，別客氣。（金跪下）

妻：（望望窗外，見女還在哭，別哭了，走啦！）

女：走了？（突然停止哭聲向窗外看）

妻：你二叔這辦法真好。

女：這下，兩家一定會打仗（二人往炕上坐下）

妻：保管打起來。

（閉中幕，卸妝）

第四場 暗 殺

（晚間，中幕前沒有星星月亮，遠處時有狗叫，趙同劉從右上）

劉：老趙，這麼黑，回去吧，天亮再說。

趙：天亮那能行哩，就是要晚上去。

劉：我叫你拿個燈籠，你又不拿。

趙：拿燈籠那還不如白天去哩。

劉：半夜裏到金家，究竟是幹什麼？

趙：走吧，你去就知道了。

劉：你不說我就不去。

趙：你回去吧，我又沒叫你來，你自己要來的。

劉：你的警惕性就不高——你看同志們都不來，偏偏你……

趙：我約他們來，他們不來，不來就算了，我一個人，怕什麼？顧前顧後什麼事也幹不了。偏你要跟上我。

劉：我來給你作伴，半夜裏……

趙：半夜裏怕什麼，好我的小組長哩，誰還能把我吃了。

劉：你又不說明白到金家幹什麼，人家當然不同你來囉。

趙：別磨菇了，走吧。

劉：半夜裏又沒帶武器，你的……

趙：（搶說）『警惕性不高』，知道了，知道了，別說了，走把，在前方『拿着』笨手錫要愈敵人的機槍哩，怕什麼。

劉：你別太大意了，階級鬥爭，就是生死的鬥爭。

趙：對，以後我的警惕性提高些就行了，走吧。

劉：說了半天，你還是沒說去幹什麼。

趙：你老問這個幹什麼，你去就明白了，我不唬弄你。

劉：老趙（很嚴肅的）我老實的問你一句，你是不是爲了農會的事，上老金家去。

趙：你知道了還問，走吧。

劉：你不說，我真不走。

趙：那你聽我說：

（唱五曲）農民會有壞蛋，亂搞女人，跑到那老金家，胡亂調情，摟抱着大閩女死不放手，只逼得那女人哭哭啼啼。

劉：農民會搞女人，有啥證據。

趙：我自己親眼見，就是證據。

劉：就算你親眼見，真有這事，也應該交組織詳細處理。

趙：先抓到壞傢伙，理由充足，交上級，去處理才有根據。

（白）把證據，當場逮住，交給組織，那會省掉許多麻煩。

劉：你去，並那女巧叫你碰上？

趙：他們半夜裏常去。

劉：你準知道，他今天晚上去了？——你不是說，白天自衛隊員還和你唧唧了？他今晚還敢去。

趙：（不答，沉思）……

劉：走，回去吧。

趙：走吧。

（兩人剛往回走，突然聽見遠處隱約有女人慘叫的聲音）

聲：救命——啊！救命——啊！

趙：聽——

劉：誰叫喚什麼？（兩人注意聽）這是女人的聲音

趙：這是老金家女人在叫喚。

劉：你怎麼知道？

趙：你聽這聲音就是在那三疃。——（聽）可不是——準是農會的人去了，走。

劉：半夜裏叫啥？搞什麼鬼——對，去看看也好。（同下）（隱約聽見叫人聲）

聲：老——劉——老趙——老趙——老劉——

（幾個人的聲音在叫，越來越近，深夜空曠的大地，帶來原野的恐怖，——李，郭，吳提着燈籠，找着劉文奇趙田上）

郭李吳李：老劉，老趙，……老劉！

李：真跑到老金家去了？

郭：這兩個傢伙跑去幹什麼、老趙叫我去，我問他幹什麼，他光說去

就得了。

吳：半夜裏起來，也不懶個絮煩。

郭：也不拿一個燈。

李：走吧，咱們去接他們回來。（三人叫着下）

（金二同湯三摸索着上來，金二手裏拿一根很粗沉的短木棒，湯三懷裏藏把菜刀）

金：（唱七曲）一片漆黑伸手不見掌。

湯：沒有星星對面不見人，

金：手拿一根短木棒，

湯：腰藏菜刀來殺人。

金：軍隊撐腰，分土地，報仇雪恨，殺傷兵，殺死傷兵，咱們不管，吃官司就是農會的人。

這叫作借刀殺人計，設個圈套騙他們，任你的本領有天大，難逃我金二手掌心。

農會小子活不成，去到那陰曹燒苦根，去找那小鬼搞清算哪，闖王爺倍你鬥鬥爭。

等會他們這裏過，暗暗的下毒手殺死傷兵。

湯：全身打戰真害怕，殺不死傷兵我們也活不成。

金：（過門中白）你拿着刀還怕什麼？

（唱）叫慄湯三聽我說，事情成功好處多，把我姪女嫁給你，你說順心不順心？（突然聽見遠處有人聲）

（白）湯三你聽，來了一一喂！咱們躲在邊旁等到了跟前就下手

湯：我——我……害怕。

金：怕什麼，到這時候你還說怕。

湯：我……手直哆嗦。

金：你真沒用，人都快到了你還……（舉棒）我揍死你。

湯：（突然跪下）饒了我吧，我實……在。

金：(小聲着急的)別嚷嚷！別嚷嚷！真是糞蛋子，把菜刀給我，給你棒子，你拿着棒得用勁的撻，要不傷兵力氣大，你也完了，我一刀就把姓趙那小子砍倒，再一刀就送他回老家(又安慰湯三)好好兒幹回去把我姪女給你，聽，來了，喂！棒子可別扔了！(金拉湯三躲在一旁)(趙劉急上)

趙：老劉，快點走，現在正是時候，再晚了就堵不住了——你聽——(女人的叫聲)還在叫哩(兩人略站一下聽)

劉：半夜裏搞什麼鬼。

趙：叫的這麼慘，還會搞什麼鬼——準是農會的人去了。

劉：老趙，你不要輕易相信，地主是最好滑，最狠毒的傢伙，什麼事都做的出來……啊！(頭上被金二的菜刀狠狠的砍了一下)

劉：刀——什麼——人——(一轉身抓住金二的左手，兩人推扎，金二被推倒地，劉英勇的撲過去，不提防金二迎面又砍來一刀，劉頭一偏砍在肩上，金二急起身逃走，劉又猛撲過去，金回身又一刀，劉用手擋去，手腕被砍一刀，身體支持不住，劉倒地。與這同時湯舉木棒向趙打去，趙急躲開即高聲吼叫)

趙：有特務殺人！快來呀！(湯怕，回頭就跑)老鄉！老鄉！(在趙用高叫時，金正砍第三刀第四刀剛起，趙即拚命撲向金，金向趙砍一刀，趙用手一擋，手挽被砍一刀『啊』一聲，金跑下，趙追去，口直叫，『抓住！特務！抓住壞蛋！老鄉！』趙從左追下)
(閉中幕劉倒在幕前，幕後佈景)

(李，吳，郭戰士急從右上)

李：什麼事？(同時)

吳：老趙怎麼了？(同時)

郭：幹啥？(同時)

李：啊？！是老劉(急扶劉)怎麼了？哎呀！

吳：老趙哩。(叫)老趙！老趙！

趙：（憤怒高聲的叫罵着轉來）他媽的，準是農民會幹的。

李：農民會？

吳：啊？

趙：我看朝農會那邊跑去了一一老劉怎麼了？（衆急圍住劉）

李：這是刀砍的，頭上一刀，左肩上一刀，右手腕一刀。

郭：傷很重一一老趙，砍着你沒有？

趙：我左手腕砍了一刀。

吳：在前方流血，到後方來還要流血，這太不值了。

趙：（早忍不住了，看見劉的傷，聽見郭的話。暴跳如雷的吼起來）
他媽的，下這樣毒手哇！一一老子非給他砸爛不可。（往家裏跑）

李：老趙，你幹什麼？

趙：我集合人去一一把農會的那些傢伙給宰了。

李：老趙，你先別着急不要動武。

趙：不動武？我姓趙的跟農會有過不去，怎麼不找我，要找姓劉的，
姓劉的跟農會有什麼仇，他媽的，傷兵隨便就叫他們砍了。老子
非把農會給砸了不可。

劉：（醒過來）老趙！（叫）老趙！

衆：老趙！老趙！………老劉叫你。

趙：老劉，你醒過來了，我給你報仇去，把農會這些小子通通抓來。

劉：去不得一一不能去。

趙：怕什麼，前方飛機大炮都見過，還怕農民會那幾枝破槍。

劉：你聽我說，打不得，打了就糟了。

趙：他們拿刀砍都可以，我們用手打還有什麼打不得的？

劉：老趙，這裏面一定有陰謀，有壞蛋在搞鬼——啊（暈過去了）

李：老劉一一暈過去了，老吳老郭，走快抬回去上藥。

趙：老李，你們把老劉慢慢的抬回來，我先回去集合人，找農民會算
賬去。（女人的叫聲又起）

李：老趙，你聽。

趙：這是農民會的小子在老金家整的：

李：農民會？

趙：就是，老李，你們先把老劉抬回去，我去把壞蛋抓回來再說。（匆匆跑下）

吳郭：老趙！老趙！

李：半夜裏叫，是搞什麼鬼，我也去看看。老郭老吳，你們慢慢把老劉背回去，我看老趙去。

郭：對，我們先回去。

（李幫着把劉扶起，郭背着劉，吳提燈籠從右下）

李：搞的什麼鬼？（從左追趙下）（聞中幕）

第五場 地主逃跑

地主家裏，米缸上放着一盞點着的沒燈罩的洋油燈，金大小老婆坐在坑上抽着紙煙，嘴朝着外直喊救命啊！狗不時的陪着她叫幾聲——金二同湯三急忙慌張的從左跑上來，金大女也急跑上來）

湯：（魂不附體的）哎呀！（把木棒丟在地下）

金：（上來就生氣）別喊了，別喊了——你還喊！

妻：啊？

金：把人都喊到家來了。

妻：不是你叫我喊的嗎？

金：我叫你喊幾聲就行了，你怎麼一個勁的喊。

妻：我怕姓趙的聽不着，不出來呢。

湯：這怎整呀！

金：別說了，事情都給你們整糟啦。

湯：這怎麼辦呀！

金：你真是，胆子這麼小！——你們還站着幹什麼？上炕！上炕！

（三人急往炕上爬）門插上沒有？

女：插上了。

金：你們望着我幹什麼？躺下！躺下！

（湯，妻，女睡下，金自己也上炕，發現燈還點着）哎呀！把燈吹了，吹燈！吹燈！（只得自己上炕吹燈，發現木棒在地上，菜刀還在手上，急藏到炕下。吹滅燈後上炕，剛睡下蓋上被子，屋外急劇的打鬥聲狗咬聲）

魏：開門！開門！

金：哎呀！壞了！

湯：我的媽呀，追來了！（從炕上跳起來）

妻：
女：這怎整呀！

金：別吵吵，你們快躺下——躺下！湯三，進裏屋去藏起來。

湯：哎呀！（急跑下）

（妻，女睡下蓋上被子）

金：（向着窗外慢慢的）誰呀？誰叫門呀？誰呀！五更半夜有什麼事呀？（搗鼓似的打門，狗咬，金向窗外）不許咬！（狗聲稀）等一會我穿衣服。（說穿衣服實際上把衣扣解開）

魏：開門！

金：等一會我點燈那（劃燃了一根火柴，又在盒子上劃兩下，把劃燃了的又故意劃熄，再劃上一根火柴，故意延長時間，好容易燃上燈，拿着燈背裏還咕嚕着）這麼晚了還有什麼事？真是侍候不了啦！（片刻自衛隊員小魏同金老二上）

魏：五更半夜，你們噯什麼。

金：（故意吃驚）我們家都睡着了，沒聽見誰叫呼哇。

魏：半天空掛口袋硬裝風，我站崗聽得真真的是你們家叫（對炕上）起來別裝了。（妻女不動）

金：（故意大聲的）嫂子，鳳銀，起來，怎麼還沒醒。

妻：睡着着的招呼我們幹什麼？（伸出頭來）

魏：（用扎槍通她們）還裝什麼。

女：（伸出頭來）我們也沒叫呼呀！

魏：我聽的真亮亮的，就是你們這屋叫。

金：沒有呵，——哦！是你耳朵差啦吧。

魏：（火了）你不說實話，我就把你抓到農會去。

金：我們家都睡着了，沒人吱聲哪。

魏：我聽的不差是你們叫。

金：我這鬍子拉又幾十歲的人了，還幹那事，誰喊叫，真該打屁股，（或『真少撻』）

魏：就是你們家的老娘們叫的聲音。

金：我們家只有兩個老娘們，你問問他們看。你們叫喚沒有？

魏：那我不管，走，到農會去。（很生氣的去拉大妻，大妻一屁股坐到地上，就放聲大哭，大叫，大鬧，兩手在空中直打，魏又去拖大女的被子，女死命的拖着被子往身上蓋，金蹬在屋角。緊張中，趙田氣喘的跑上，看見魏拉女被）

趙：幹什麼？（金乘機偷下）

女：（本來沒哭了，見趙田就又放聲大哭急把被子往身上蓋）媽呀，我不能活了。

魏：她們半夜裏胡亂叫。

趙：你整她，她不叫。

魏：同志，你不知道。（趙擋住去路，怕小魏跑了）

趙：你跑來幹什麼？

魏：我是放哨的。

趙：放哨，你拉着老娘們放哨呀？

魏：她們沒事胡亂叫，我來看看

妻：（高聲哭）我活不了啦！

魏：你還叫，臭娘們！（打妻）

趙：（大怒）你當着仇面，還敢打人，（抓起自衛隊員的扎槍）我扎死你。（魏亦抓着槍的一頭兩人爭奪着）

魏：同志，趙同志，（緊張中李貴祥跑上）你放手！

李：老趙你幹什麼？（急拉趙田）

趙：老李，放手！放手！

李：（幫助魏拿過扎槍，擋住趙田，叫魏）你快走吧。

趙：老李放手！站住！（魏拿着槍跑下）老李放手……（掙脫李的手，把李推開，跑下）

李：（也轉身追趙田）老趙……老趙……

金：（故意低着頭急跑上）半夜裏嚷什麼呀？（有意的與李貴祥鬧個滿懷）對不起！同志！對不起！

李：金老二，你搞的什麼鬼。

金：唉！同志，我有什麼辦法——咱們家快成窩子了

李：你敢胡說。

金：世風不古，禮義廉恥毫不講究，拉着老娘們就扯衣服撕褲子的……

李：你敢造謠。

金：你不信？趙同志親眼看見的。

李：（拍一耳光）放屁！

金：哎呀！

李：打疼了？

金：噫哪！

李：你記住，再搞鬼，我槍斃了你。（李急下）

金：快去把門闔上，（大妻下，摸着被打的臉有點疼，也生氣了）你
搶斃我，你犯在我手裏，我一菜刀把你的頭切成兩半。

湯：（滿臉黑煙，只見一對眼珠。偷偷的上來）都走了吧？

女：（嚇了一大跳，大叫一聲）啊！

金：你看你成個什麼樣子！（對女）你也真是小姐氣。

湯：可把我嚇壞了。我怕他們抓着，鑽到灶火坑裏去了。

金：快！收拾東西趁他們鬥起來，屯子亂，咱們走，管不了老大了，
咱們走吧。（衆慌亂的進內屋）

（閉中幕卸景）

第六場 打農會去

休養所門前（中幕前）休養員分兩派從台左上，在劇烈的爭論，
以趙田爲首主張打農會的，郭保山，吳英傑，傷員一，手裏拿着
碗大的木棍，綑人的繩子，皮帶等是一派的。以李貴祥爲首不主
張去打農會的傷員二，三，四，五，是一派的。有的勸對方別去
，有的拉着對方不讓去，一陣騷亂）

趙：喂！都別說了，頭去的就走，不頭去的回家睡覺去。

李：老趙等天亮了再去吧。

衆：（不去的）對對！

傷員二：半夜裏去不好，人家正睡覺哩。

吳：睡覺也要拉起來。

郭：要揍死他，還管他睡覺不睡覺。

趙：通通抓來宰了，把農會的房燒了。

衆：（去的）對，走！走！

李：（阻止）老趙！去不得，千萬不能去。

趙：你不去算了，咱們去。

李：去就會惹出大亂子來。

趙：怕什麼，農會敢拿刀殺傷兵，咱們就敢宰掉他幾個農會的小子，走！

李：你怎麼知道是農會？

趙：你說過多少遍了，我不聽。

李：這事是要弄清楚。

趙：我親眼看見的，還有什麼不清楚的？

李：就算是農會殺人那也是個別壞蛋呀，怎麼能把農會都算上哩？

李：你別說了吧，（對大家）咱們走！

衆：（去的人擁着要走）走！走！

李：同志們去不得。（跑去攔着）

衆：（不去的也去拚命勸着）不要去！不能去！等天明再說。

趙：（抓着李）老李，咱們小組長叫人家殺了，你是副組長，就不管呀？

李：醫生看過了，老劉沒生命危險。

趙：沒危險，我也要去給他報這三刀的仇。

李：老趙，今晚不要去，等天亮我跟你們去好不好。

趙：你是哄小孩的話，我不聽——同志們要去的就走！

李：（對大家）同志們，不能去，我們等指導員回來再說。鬧級鬥爭不簡單，我們不能毛毛楞楞的幹哪。

趙：走！（衆擁着要走）

李：同志們，今晚說什麼也不能去打農會（大聲）打了會犯嚴重錯誤的！

趙：走哇，給老劉報仇去！

衆：（去的）對！走！（擁着要下）

（李和衆，去不得，不能去，打不得（攔不住，拉不住，勸不住，去的終於從台左跳跑下）

李：糟糕，這些二愣子，把事鬧大了！

傷員二：打死人可了不得！

傷員三：打傷了都够嗆。

傷員五：都是天炮性子！

傷員四：就是兩天炮！

傷員衆：這不行呀。（七嘴八舌的講）

傷員五：老李，怎麼辦呀？

衆：是呀，老李，怎麼辦呀？

李：同志們咱們也去，把他們攔回來，好不好？

衆：對！走！走呀！（衆追跑下，配以打擊樂器）

（片刻趙田等人吼叫着上來）

衆：快呀，走呀！給老劉報仇，把農會宰了，走呀，快……（從場上跑過，下場，片刻，李貴祥等人喊叫着從右上）

衆：老趙！老趙……等一等，不能去呀……（追上鑼鼓激烈的響着緊接着——指導員打着手電筒，急喘的從台左跑上）

指：（唱八曲）劉文奇捎寫來信，趙田干涉羣衆鬥爭，我急急忙忙回家轉，迅速處理要認真。

趙田是個好同志，衝鋒鎗花爲人民，

個性是個衝天炮，遇見事情不冷靜。

我連夜趕回休養所，三步當作兩步奔；

忽聽前面人鬧嚷，這是出了啥事情（急摸出手槍）

指：（停下來，看）啊？這是趙田他們，拿着木棍幹什麼？（把手槍放回去）（趙和衆人吼着跑上）

指：趙田！你們幹什麼去？

衆：指導員，你回來了？你連夜趕回來的？

趙：指導員，我們小組長給人家砍了。

指：啊？劉文奇？

趙：給砍了三刀。我手俺也給砍了一刀！

指：（握着趙田的手，親熱的）他現在怎麼樣了？

吳：醫生說了，沒有性命危險。

指：你們拿着棍子到那兒去？

趙：去把農會給砸了。

指：打農民會？

趙：劉文奇就是給農會砍了的。（差不多是吼出來的）

指：（急問）你怎麼知道的？

趙：我親眼看見砍了劉文奇，就朝農會跑去了。

指：哦（深思）朝農會的方向跑去了。你怎麼能斷定就是農會哩？（李等喊叫着上）

衆：老趙，等一等，老趙！老趙！

指：李貴祥！

李：指導員，你回來了？！

衆：好！好！

指：劉文奇是怎麼給人砍了的？

李：他跟老趙到地主家去，在道上被壞蛋砍了。——我看哩是地主搞的鬼。

指：你怎麼知道的

李：我看就是地主嗎！

趙：你怎麼斷定是地主砍的？

李：不是地主還有誰哩？

趙：你憑什麼？

李：憑什麼？軍隊是地主的仇人！

趙：地主的仇人，是農民會！

指：好了好了，都不要說了，地主的仇人，是軍隊，也是農民會，咱們先回去再說吧。

趙：（跪在地上）我不回去。

指：你不回去，在這兒幹什麼？

趙：農民會把我們的小組長砍了就算了，我這一刀就白捱了？

指：（想了一下故意高聲講給趙田聽）劉文奇要真是農民會砍的，那我也不答應，我也要去，我也去找他們算賬哩！

趙：（突然站起）好，指導員，走，我們去把農會小子通通的抓了來。

指：現在不要去。

趙：怎麼？

指：我還不知道是不是農會幹的，回去先調查調查再說嗎？

趙：指導員，要調查出來是農會該怎麼辦？

指：要調查出來是農會，我們就送到政府，交給老百姓處理，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趙：該槍斃哩？

指：（斬釘截鐵）就槍斃！

趙：（開朗高聲的）對，我擁護！走！（號召大家）咱們回（他一人先走，沒有人跟着他）

指：（對大家）同志們，都回去吧。（指導員叫回，衆即擁下）

第七場 槍斃地主階級

（指導員辦公的屋子，有桌椅，指導員上）

指：（唱八曲）時才問了老鄉們，才知闖了人事情，上了地主大圈套，階級立場沒有站穩。

地主鬼計沒發現，進行調查要揭穿，派人去請郭主任，繼續研究把事弄清。

（白）我找老鄉們談了話，調查了事情的現象，又同郭主任談過，殺劉文奇的準是地主搞的，但線索還沒完全搞清楚，今天我又派人去請郭主任來繼續研究。我也同趙田同志談過，他只是很肯定的說，是他親眼看見自衛隊員調戲金大女兒，全家婦女字在半夜裏啼哭叫喊的，等趙田他們來再和他們談談。

趙：（在門外）報告！

指：進來吧！

（趙、李，上，向指導員敬禮）

指：坐下，坐下，郭保山，吳英傑沒來嗎？

李：他們一會兒來。

指：我們再來談談劉文奇同志被人暗害的事情，大家隨便談談吧。

李：我的意見，還是請老趙講一講，他怎麼去地主家的？怎麼看見農會的人調戲女人，晚上又怎麼到老金家的？把這經過講一下，就能研究出問題。

趙：（高聲的）這還有啥問題呀！我到金家是去調查的，又不是做壞事，還有什麼問題！

指：我們慢慢談不要急。

李：我也不是說你有啥問題。是說在事情經過裏頭發現問題。

趙：我不管什麼問題不問題，反正我親眼看見自衛隊員一個人在金家，抱着金大女兒……

李：他是一個人？你又怎麼看見的……

趙：我去碰上的呀！（很不高興）

指：不要嚷，一個說了一個再說。

趙：晚上我去，又親眼看見金大小老婆坐在地上哭，自衛隊員爬在炕沿上拖金大女兒的被子，金大女兒直嚶叫，拼命拉着被子蓋到身上去——都是我親眼看見的還有什麼問題？

李：就算自衛隊員糊塗，那也不能說農會全體都是壞蛋呀！

趙：（衝動）農會怎麼不是壞蛋？他們又貪污，又吞慰勞品怎麼不是壞蛋……。

指：（非常注意的）農會貪污？你聽誰說的？

趙：這個……不管誰說的，反正有這事情。

李：你說說，這是誰說的？

趙：（不講話）

指：這沒關係，趙田，你講出來，供大家研究嗎！

趙：哼！

李：你看你，這又不是你的什麼問題，你怕什麼。

趙：我有什麼怕的？

李：那你講呀。

趙：（沉默），……。

指：講吧。

趙：……。

李：嚶，講嗎！

趙：……。

指：好，趙田，你想一會再講吧。

李：（不耐煩）有材料不講，怎能研究問題——（停了一下）聽見了，謠言就應該講出來供給組織研究嗎！

趙：（突然拔大聲的）你都覺得是謠言，那有什麼講的。

指：趙田，趙田，別急慢慢講。

趙：講出來了，誰保險不遭報復……。

李：（急）誰報復你呀。

趙：不是我怕你報復——你能保險說這話的人不遭到報復？

李：你講出來誰敢找他報復？

趙：我看農民會就饑不過他。

指：趙田同志，你講，組織上負責保證，他不遭到報復。

趙：指導員，只要你保證農會不找他報復，我就講。

指：好，沒問題你講吧。

趙：哎，我還是不講。

指：趙田，只要是真的那有那事，不但保證講話的人不遭報復，農會還要受到羣衆的處理哩。

趙：好，指導員你保證我就說。

指：說吧。

趙：指導員，窮人說的話，不會有假吧。

李：窮人？

趙：湯三不是窮人是什麼。

指：湯三講的？湯三又聽誰講的哩？

趙：我不說。

指：李貴祥，你去把村頭湯三請來，你說我找他談話。

趙：指導員，你找他作什麼，你不是剛才說的。

指：我找他問問，把事情弄清楚，又不幹別的，怕什麼。

趙：人家告訴我多少遍，叫我不說。

（外面郭主任的聲音：指導員，指導員）

指：哦，郭主任來了。

（郭祥封領白衛隊員小魏上來，魏趙相見，有點不自然）

郭：我們的事澈底了一大半，金二想跑，給咱們抓住了，一會兒就回來給同志們賠罪。

指：那很好，咱們慢慢談，郭主任請坐，小魏坐，——郭主任跟老鄉們解釋了吧。

郭：說了說了，一大夥兒都高興極了，都說沒險，沒啥。

指：這件事完全是我們不對。

郭：指導員，我們也不對。

指：我們同志講不了解情況，又不知道地主的把戲，還請郭主任再多給解釋一下，請鄉親們放心，以後我們保證決不發生這類的事情。

郭：我都講了，大家夥說指導員講的很好。

指：事情弄清楚了，我們就給鄉親們賠禮道歉。

郭：那那能哩，咱們想着，怕是同志們沒把地主的花招認清楚，這些壞蛋的鬼計多的很，有卅六着，耍死狗，裝窮，裝病，牢籠計，借刀殺人計多的很。

指：對，我們趙田同志沒把問題認識清楚，他不知道金家的底細。

郭：是，我們是本村本屯的，從小到大，金家的家是怎起的，地是怎樣來的，都知道的很清楚，金家哥兒倆一共霸佔人家一百八十多垧地，逼死了兩個老頭，霸男佔女，強姦了七個婦女，上吊的就是兩個，整死了四個抗活的，小魏的爹，就是在年三十鬧病，被金老大趕出來，活活的凍死在雪地裏了。金家哥兒倆的一雙手都發血腥氣。

指：以前爲什麼不把他兩兄弟吊起來，金老二還留在他家幹什麼。

郭：金家過去就通胡子，家裏有槍，埋在地下，咱們尋思，把他哥兒倆一齊抓來，他兩弟兄都不說，不好整，就留金老二在家，看他的動靜，好一網打盡，我們已經把金二抓來了。

指：抓來了？你們的工作真不錯。

郭：昨兒夜裏咱們小魏給趙同志鬧了點誤會。

趙：我沒跟誰鬧誤會。

指：（制止趙）趙田。

（郭吳喊報告）

指：進來！

(傷員郭、吳、一、二、三、四、五上，站在一旁)

指：郭主任你講吧。

郭：小魏請，半夜裏他放哨親耳聽見金家老娘們胡噥，他就趕到他家去，金老二說什麼也不承認，小魏就要拉他開走，趙同志就來了。

趙：親耳聽見，我還親眼看見哩。

魏：趙同志，你看見什麼。

指：趙田！

(同時制止)

郭：小魏！

趙：你擁抱着金家的大閨女是幹什麼？

魏：那是她自己倒在我懷裏的。

趙：半夜裏你拖女人的被子，又是幹什麼。

魏：那是我拖她們到農民會去。

趙：算了吧，搞女人就說搞女人，你鬧什麼。

魏：(着急的很) 我至死也不會跟地主女人混在一塊兒。

趙：地主女人不錯，怪漂亮的。

魏：我恨不得宰了她(急的躁躁) 金老大金老二跟我魏家有血海深仇，我十二歲那年，我爹在金家抗活，我也在金家當豬倌，下雨天，豬羔子丟掉了一個，金老大就把我打個半死，還不算，又把我爹的工錢給扣了，偏偏在臘月頭，我爹又鬧了病(提起就難過，忍不住要落淚) 不給錢，不給治，也不給請先生，要工錢他說是工錢扣了，預支錢哩，又說沒到月頭，我爹的病越來越重，金老大金老二，心腸狠毒，他害怕我爹爹死在他的家裏，把我爹拖出人門，扔在雪地裏，指導員我爹爹就活活的給整死了。

(唱九曲) 下大雪，北風颳，天寒地凍，我爹爹年老人，凍死雪中。

他頭破，鼻孔裏流出鮮血(他) 咬着牙，睜着眼，死不閉目。

我媽媽，在家中，懸樅自盡，媽和爹，都死了，剩我一人。
金老大，金老二，還不放手，硬逼我，在他家還給抗活。
在金家，抗大活，十一年整，就像是掉在那無底火坑。
共產黨，來救了，我才翻身，大恩人，就是民主聯軍。

(白)我怎麼能跟我仇人一道混埋，趙同志，那晚上是他家人喊
叫，我要拉他們去農會，你就來了。

衆傷員：(唱上曲)叫老鄉，你不要這樣難過，這件事全是咱們的過
錯。

指：大地主，大惡霸，壓迫農民，在家裏受壓迫咱是一樣。

天下的，受苦人原是一家，爲什麼，忘了本自相殘殺。

衆：趙同志，你本是受苦窮人，要反省，爲什麼忘了根本。

指：咱們要把痛苦，變爲仇恨，再把那仇和恨，變爲鬥爭。

全體：抱團體，鬥倒那金家地主，要報仇，槍斃那惡霸弟兄。

(李貴祥上)

李：指導員，湯三給農民會抓起來了，現在押來了。

趙：什麼？

(外面人聲，于星自衛隊員乙綱金二帶着湯三上)

于：(高興極了)指導員，指導員。

指：于隊長(握手)。

于：澈底了，澈底了，什麼都明白了。

衆：哦！

于：湯三被抓住了，他是金家的狗腿，大夥兒說，他講了實話，寬大
他，講澈底了免罪，湯三就什麼都講了，大夥兒都把東西挖出來
了，殺劉同志是金老二幹的，造農會的謠言是金老二幹的，這兩
天咱們鬧悞會也是金老二幹的——我們農會捆着金老二送來給同
志們認罪。

趙：(跑過去抓着湯)湯三，殺劉文奇是誰幹的？

湯：是金老二親手砍的，我沒動手。

趙：說農民會私吞慰勞品，你聽誰說的。

湯：都是金老二叫我造的謠。（趙狠狠的揍湯三兩拳扔在地上）。

趙：（過去抓住魏）小魏，我不對，不，我不好。

魏：趙同志，（也不知說什麼）我也不好。

趙：不，你好，咱們窮人好，——地主壞！——我造他金老二十八輩祖宗的，（轉身對金二，一面解皮帶一面說）金老二，老子非揍死你不可。（抓過金來就打，金掙扎）。

魏：（過去抓着金的双手，反背到背上）不要動，（金不能動）趙同志，揍！

趙：（空出手來，左面一個耳光，右面一個耳光的打了五六個耳光。）揍死你，我揍死你。（趙又抓着金二）

魏：（又左一個耳光，右一個耳光的揍）你這鬼羔子，你這鬼羔子。（打了四五下）

趙：（還抓住金揍）我揍死你。

指：趙田，你不能打死他，這是羣衆鬥爭對象，要交給羣衆處理。

吳：（把趙拉到一邊）老趙，咱們都是他媽主觀主義。

郭：（也去拉着趙）老趙，咱們搞錯僞屬的了。

趙：還要你說，（萬分難過走到指導員面前）指導員，我錯了，你處分我吧，關我一年的禁閉——不，怎麼處分我都行。

郭：指導員！我也願意受處分。

指：同志們，不要難過，能夠認識自己的錯誤是好的，——這事由我們全所同志來討論，教育全所的同志，提高了我們的階級覺悟。

趙：指導員，在大會上我首先報名反省。

指：好。

吳：我也報名反省。

指：好，同志們，我們是人民的武裝，在羣衆面前犯了錯誤，就應該大膽的，勇敢的，向本屯的老鄉賠禮道歉承認錯誤。

趙：對，指導員，我堅決執行。

指：你們同意嗎？

衆：（立正）是。

指：同志們，我們是人民的武裝，我們的槍桿是保護人民利益的，我們打仗，幹革命，都是爲了要老百姓翻身，要實行澈底平分土地，保證人民坐天下，當主人，要是全中國窮苦老百姓都翻了身，當了主人，那我們的革命就勝利了。趙田同志，你是個好同志，但是在這個問題上，你犯了嚴重的錯誤，就要執行我們黨軍鐵的紀律，現在我代表組織，要把你捆起來，交給羣衆去處理。

趙：（向指導員敬禮）指導員，我執行。（自己轉身，手反背着，面向指導員）

指：（用手親熱的拍趙田的肩，欲言又止，望了趙一眼，最後堅決的）捆起來。

（傷員二、三把趙田雙手捆起）

郭：指導員——這，太過於了……。

于：指導員——這……這太屈趙同志了！

魏：指導員，這于怨趙同志，全怨我。

指：郭主任，小魏，這是應當這樣做的。

（自衛隊員甲，手提匣子槍，一手拿扎槍上來）

自甲：勝利了！

李：什麼事情？

自甲：咱們鬥爭會勝利了，鬥出 桿馬槍，三棵匣子，五個手榴彈，一箱槍子子。

吳：怎麼鬥出來的。

自甲：湯三坦白的張。

李：還有什麼東西？

自丙：麥子，高糧，小米，老鼻子了，金老大說三十多石，挖出來差不離，大元寶十八個，白洋三百四十塊，被子一床，白布四十疋，衣裳上百件，五十多兩大煙土，這下澈底了，這就來了。

（羣衆歡呼着擁上來了，農會走在前頭，自德隊背着挖出的槍，燕兒手裏拿着金二殺人的菜刀，劉大娘拿着金二的大煙燈，大煙槍，其餘的人拿着挖出來的：大包的紅紅綠綠的衣服，由人抬着。大煙土，元寶……等等勝利果實。——金老大金老二被捆着，姜、女、湯三被押着上來）

指：（大聲的）鄉親們，有件事給大家談談，我們同志們受了地主的欺騙，干涉了鬥爭會攪亂了會場，給地主撐腰，耍威風，造成了農會工作上的損失，主要的是我們忘了本，這是我們很大的錯誤，請大家夥給我們嚴格的批評，我們這幾個同志都犯了錯誤，特別是趙田同志，錯誤更嚴重，現在我們把他捆起來，交給我們老鄉們處理，大家夥要怎麼辦，就怎麼辦。

（衆擁到指導員面前，把他包圍起來）

衆：得了，得了，——趙同志本心是好的，指導員，算了——這太過於了，趙同志年輕算了吧——不怪他，地主該殺——把繩子解開吧——指導員……。

指：大爺，大娘，民主聯軍是老百姓的子弟，子弟有了錯，還要多加管教，這不能寬容的。

姜：指導員，那百們人家夥給趙同志講情。

衆：（吼起來了）講情，講情，對，我們大家夥給講情。

姜：指導員，我們大家夥給講情，這講的是個『大』情勢！哈哈！

指：老大爺，年輕的子弟有了錯，就應該嚴格的管教，重重的處理。

郭：指導員，你不是交給百們處理嗎？

指：當然啦！

郭：（對大家）那咱們怎麼樣處理呀？

衆：（吼）解開！（擁上去就把繩子替趙田解開。）

指：好，現在就照着大家夥的意思辦，我們的同志們先給老鄉們賠禮道歉，承認錯誤，回去我們組織上再給趙田同志以嚴厲的處分。

衆：算了——自家人太過於了。

指：那就這樣作吧！

（趙、郭、吳，傷員一，站成一斜排。）

郭：（呼口令）立正——敬禮！

（衆熱烈的鼓掌嘴裏直——啊，啊的吼叫歡呼。）

指：現在我們趙田同志給大家夥兒認錯，賠禮道歉。

趙：（走出行列，立正，停了一下）我錯了——我上當了，我犯了嚴重的錯誤。從現在起，我保證澈底反省，改正我的錯誤，在後方我要打倒狗日的惡霸地主，澈底平分土地的工作，我一定加油的幹，走在頭里。我的傷好了我馬上重返前綫，到前方我要狠狠的打反動派，一直打到南京去，活捉大地主頭子蔣介石這個混蛋！光說不算，你們看我的行動吧。——這兩天使大夥兒受了屈（很難過的）請叔爺子，大爺大娘，哥哥兄弟，嫂了妹妹，原諒我，我給賠不是（呼口令）敬禮！（舉手）

衆：（熱烈的鼓掌）

于：（領頭呼口號）擁護民主聯軍！

衆：（喊）

于：民主聯軍是我們的呀！

衆：（同喊，大家一齊擁上去，農民會主任首先跑上去，雙手輕輕的拿下趙田敬禮的手，衆人也湧上去差點把趙、吳、郭傷員一給抱起來）

衆：（七嘴八舌的）（婦）：原諒你們，（劉）：太過於了！（姜）：

民主聯軍是老百姓的子弟嗎，沒有關係。（婦）：老百姓的恩人還是民主聯軍哩，（姜）：這不怪你，這是地主的花招，（甲）：你們流血還不是爲我們。

郭：（對大家）大家夥的話對，這事不能怪趙兄弟他們，這是地主的花招，同志們在前方打仗流血還不是爲了咱們老百姓？在農民會上多說幾句話，還不是想把咱們農會的工作整好嗎？

衆：對！對！

郭：湯三！（把湯三抓過來）大家夥說怎樣處置湯三呀？

于：要他滾出農會！

衆：罰他作苦工，趕他滾蛋，蹲監獄，送到政府坐牢。

郭：對，罰他三個月的苦工，滾出農民會，好不好？

衆：好！

姜：（跑到金老大面前抓住他的耳朵）金老大！幾十年來你坑人坑的還不够呀，你賊辣辣的蝎蝎！你害死了十幾條人命，你的家都是罰佔來的，你還想踏在窮人頭上，你埋着槍，等中央胡子來，等國民黨來，你好作內綫，你想害死我們，你想翻騰轉來，你好狠的心呀！

劉大娘：（抓住金二）金老二，你把咱家二畝半菜地給罰佔了，氣的我們老爺子上吊死了，我今天（舉起金二的大頭搶就打）

姜：（喊）打！打！（劈頭就是幾耳光用嘴咬金二）

衆：（怒吼）打！打！打！（眾人把金老大金老二圍着打）

郭：喂！（大家靜下來）金老大金老二一共罰佔咱窮哥兒們一百八十多垧地，逼死了咱們兩個老爺子，強姦了七個婦女，窮男估女無惡不作。你們問問他（向金）金老大金老二，你說是不是幹了這些事？

衆：說！說！

金：（鬚橫的）幹了又怎的？！（衆咬牙切齒，握拳擦掌）

郭：咱們怎樣處置這兩個惡霸地主呀？

衆：槍斃！槍斃！

于：（大聲舉槍）喂！咱們拿上地主埋的槍，槍斃這兩個惡霸好不好哇？！

衆：好………好………

（衆擁上打金）

全體唱主題歌，站着唱到『槍斃這害人精時！』就押着金老大金老二繞場，……燕兒抓着金老二的耳朵，拉着走，羣衆也是憤怒的打着金老大金老二——唱到『要償還』，……時，就把金大金二跪在台前，衆喊槍斃，槍斃，……趙田舉槍對金老二、小魏舉槍對老大兩聲槍響地主倒地。衆又繼續接着唱、歡呼狂舞着下

落幕——全劇終——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月初稿

A 調 2/4

幕 前 曲

陳黃 戈歌 作詞 作曲

(激底大翻身歌)

(有力地)

5	——	5	——	6̣ 5̣	3̣ 5̣	2̣	0
前		方		打	蔣	匪!	
窮		人		鬧	革	命!	
		>					
1̣	1̣ 6̣	5̣	6̣	2̣ 1̣	6̣ 1̣	5	0
大	舉	反	攻	滅	蔣	軍!	
討	還	血	債	報	仇	恨!	
		>					
5	5	6̣	5	3̣ 2̣	3̣ 5̣	2̣	0
後	方	砍		大		樹	
地	主	害		人		精	
		>					
1̣	1̣ 6̣	5̣	6̣	2̣ 1̣	6̣ 1̣	5	0
挖	盡	財	寶	除	壞	根	
花	招	鬼	計	騙	不	人	
				>	>	>	>
5	6̣	1̣	2̣	5	1̣	2̣ 3̣	2̣
平	分	士	地	天	下	歸	窮
眼	睛	放	亮	立	場	站	人
							穩

5̇	1̇	2̇ 3̇	2̇ 1̇	5̇ 6	1̇	5	0
前有	方了	後地	方主	沒	條窮	心人	
ン		ン		>		>	>
5̇	---	5̇	---	6̇ 5̇	3̇	5̇	1̇
打消		歸滅		付付	建建	澈水	底虛
ン	>	ン	---	5̇	1̇	2̇ 3̇	2̇ 1̇
6̇	6̇	5̇	---	5̇	呵呵	澈水	底虛
大大	翻翻	身身		哪哪			
6 5	6 1̇	5	---	5	0		
大大	翻翻	身!					
		身!					

D調 2/4 主題歌

快 (仇恨地) 多

fz>	>	>	>	>	>	>	>	>	>	>			
5	1̇	5	1̇	5	1̇	5	2	5	1̇	5			
⊗	⊗	⊗	⊗	惡	勤	地	1	害	人	死			
				惡	勤	地	5	坑	1	1			
				0	1	0	5	0	5	5			
				0	5	0	2	0	5	5			
				0	3	0	7	0	3	3			
				0	1	0	5	0	1	1			
				5	0	5	0	5	0	0			
				5	0	5	0	5	0	0			
				5	0	5	0	5	0	0			
>						6 5							
5 3	2	5	5	1	6	6	5	6	6	1	2	0	
精		魂	死	了	千	萬	的	莊	稼	人	淋		
人		狼	心		狗	肺	呼	兩	手	血	淋		
0	5	0	1̇	1̇	0	1̇	1̇	0	1̇	1̇	1̇	5	0
0	2	0	5	5	0	6	5	0	6	6	6	2	0
0	7	0	3	3	0	4	3	0	3	3	3	7	0
0	5	0	1	1	0	1	1	0	1	1	1	5	0
5	0	1	0	4	0	6	0	6	0	5	5	0	0
5	0	1	0	4	0	6	0	6	0	5	5	0	0

>	5	1	>	5	2	>	5	1	>	5 3	2	>	1	>	1
多	搶	年	血	土	地	要	血	餓	償	還	無	的	槍	受	苦
0	1	0	0	5	0	0	0	0	1	0	5	0	1	1	
0	5	0	0	2	0	0	5	5	5	0	2	6	6	6	
0	3	0	0	7	0	0	0	3	0	0	7	4	4	4	
0	1	0	0	5	0	0	5	1	0	5	5	1	1	1	
5	0	5	5	0	0	5	5	0	5	0	0	4	4	4	
5	0	5	5	0	0	5	5	0	5	0	0	4	4	4	

6	5	3	5	2	—	2	0	mf			5	5	1	6	5
害	農	人	精	民			0	5	1	5	1	6	5	家	女
1	1	1	2	2	2	2	0	0	1	1	0	0	1	2	0
6	6	6	7	7	7	7	0	0	5	5	0	0	6	7	0
4	4	4	5	5	5	5	0	0	3	3	0	0	4	5	0
1	1	1	2	2	2	2	0	0	1	1	0	0	1	2	0
4	4	4	5	5	5	5	0	1	0	0	5	5	0	0	0
4	4	4	5	5	5	5	0	1	0	0	5	5	0	0	0

2	25	1	5	5	6	1	23	21	65	61
是多	本兜	分恨	那那	農上	民吊	是	土投	地的	主也	數不
02	20	01	20	01	10	01	01	01	02	01
07	70	05	70	06	60	05	05	07	07	05
05	50	03	50	04	40	03	03	05	03	03
02	20	01	20	01	10	01	01	02	01	01
5	0	1	5	4	4	1	1	5	5	5
5	0	1	5	4	4	1	1	5	5	5
:		:	:	:	:	:	:	:	:	:

	f	>		>		>		>		
5	——	5	1	5	2	5	1	5	2	5
·人清		地農	·主是民	·是	·牛	·虫馬	·地農	·主是民	·混羔	·羊
2	——	0	1	0	5	0	1	0	5	5
7	——	0	5	0	2	0	5	0	2	2
5	——	0	3	0	7	0	3	0	7	7
2	——	0	1	0	5	0	1	0	5	5
5	——	5	0	5	0	5	0	5	0	0
5	——	5	0	5	0	5	0	5	0	0
:		:	:	:	:	:	:	:	:	:

16	5	16	5	11	5	2	0	1	1
世世	世	代	代	剝削	農	民		消	滅
0	5	0	5	0	2	2	0	01	01
0	2	0	2	0	7	7	0	05	05
0	7	0	7	0	5	5	0	03	03
0	5	0	5	0	2	2	0	01	01
1	0	1	0	1	5	5	0	1	5
1	0	1	0	1	5	5	0	1	5
:		:		:		:		:	

>	>	>	>	>
15	1	15	1	1
地主階級	剝	除	封建	根
01	22	01	01	01
06	77	05	05	06
04	55	03	03	04
01	22	01	01	01
1	0	1	0	1
1	0	1	0	1
:		:		:
1	6	5	3	1
1	4	5	1	1
5	1	2	5	5
3	6	7	3	3
1	4	5	1	1
1	2	0	1	1
1	2	0	1	1
:		:		:

5	0	5	1	2 3	2 1	6 5	6 1	5	—
蛋		土	地	歸	還	農		民	
5	0	0	1	0	5	0	1	5	—
2	0	0	5	0	2	0	5	2	—
7	0	0	3	0	7	0	3	7	—
5	0	0	1	0	5	0	1	5	—
5	0	5	0	1	0	5	0	5	—
5	0	5	0	1	0	5	0	5	—
:	:	:	:	:	:	:	:	:	

						>>	>			
5	—	3	•	5	2	2	5.5	5	5	—
多		年		的	血	廣	要價	規	多	
1	—	1	•	1	2	2	1.1	1	5	—
5	—	5	•	5	7	7	5.5	5	2	—
3	—	3	•	3	5	5	3.3	3	7	—
1	—	1	•	1	2	2	1.1	1	5	—
1	—	1	•	1	5	5	1.1	1	5	—
1	—	1	•	1	5	5	1.1	1	5	—
:		:		:	:	:	:	:	:	

				>>	>	>>	>	>>	>	
3	•	5	ī	ī	6•6	6	ī•ī	ī	ī•ī	ī
年	的	血	債	要償	還	要償	還	要償	還	
ī	•	ī	ī	ī	4•4	4	ī•ī	ī	ī•ī	ī
5	•	5	5	5	ī•ī	ī	5•5	5	5•5	5
3	•	3	3	3	6•6	6	3•3	3	3•3	3
1	•	1	1	1	4•4	4	ī•ī	1	1•1	1
1	•	1	1	1	4•4	4	ī•ī	1	1•1	1
1	•	1	1	1	4•4	4	ī•ī	1	1•1	1
:	:	:	:	:	:	:	:	:	:	:

>	>	>	>	>	>	>	0	0	—
<u>111</u>	<u>111</u>	<u>111</u>	<u>111</u>	ī	ī	ī	(白)	槍	……
要償還	要償還	要償還	要償還	要	償	還			
<u>111</u>	<u>111</u>	<u>111</u>	<u>111</u>	ī	ī	ī	0	0	—
<u>555</u>	<u>555</u>	<u>555</u>	<u>555</u>	5	•	5	5	0	0
<u>333</u>	<u>333</u>	<u>333</u>	<u>333</u>	3	•	3	3	0	0
<u>111</u>	<u>111</u>	<u>111</u>	<u>111</u>	1	•	1	1	0	0
<u>111</u>	<u>111</u>	<u>111</u>	<u>111</u>	1	•	1	1	0	0
<u>111</u>	<u>111</u>	<u>111</u>	<u>111</u>	1	•	1	1	0	0
:	:	:	:	:	:	:	:	:	:

> 1 殺	> 1 死	(6 5)	3	1	6	5	0	> 2 殺	> 2 死
0	1	0	1	0	11	2	0	0 2	2
0	5	0	5	0	66	7	0	0 7	7
0	3	0	3	0	44	5	0	0 5	5
0	1	0	1	0	11	2	0	0 2	2
1	0	1	0	4	0	5	0	5	
1	0	1	0	4	0	5	0	5	

6	5	> 2	> 2	> 1
這	些	害	人	精!
1	2	5	5	1
6	7	2	2	5
4	5	7	7	3
1	2	5	5	1
4	5	5	5	1
4	5	5	5	1

打擊樂器演奏曲子的節奏打

各

C調 2/4 第一曲

(金老三唱)

ī	ī	3̣ 5̣	ī	(ī ī ī ī ī ī)	3 2	1			
八	面	威	風						
3̣ 3̣	3̣	3̣	2̣ 3̣	ī ī .	0 ī	3 5			
這	一	帶	歸	我	管	啞!	三	百	坳
ī	0 6	6 5	5 3	2	0 3	3 2	3̣		
地	那	愁	吃和	穿	磚	房	瓦		
3̣	0 1	1 6	ī 6	5	0 ī	3 5	ī		
屋	大	院	套小	院	驢	馬	成	羣	
2̣ . ī	6 ī	5	5	5	0				
泥	蛋	也	能	堆	成	山!			

G調 2/4 第二曲

中板 (湯三唱)

	引	子	tr 6̣	1 2	3 2	1	tr 6̣	1 2		
			tr 漸慢下來.....	6̣	1 2	1				
※	5	ī	6	ī	ī	6 5	3 3	2	<u>3 3 3</u>	
	本	屯	開	大	會	鬥	爭	大	地	主

2 1	6 1	2	2	2	0	6·6	3
						老金	家
3	ī	ī	6 5	3 5	6	(6	1 2 3 2 3
勢	力	大	有點	不好	整	1	
6	6	1 2	3 2 3	6	· 0		8

G調 $\frac{2}{4}$ 第三曲
中板 (趙田唱)

> > > >

(ī·6 5 3 | ī·6 5 3 | ī ī ī 6 ī | 5 5)

ī	ī	ī	3·2	3	6	ī	3 2	3
我	趙	田	在後	方	醫	院	休	養
3	ī	3	6 ī	5 6	5 6	<u>5 0</u>	ī	ī
碰	上	了	一	件	事		煩	悶
<u>6·ī</u>	5	<u>ī·6</u>	5 3	<u>ī·6</u>	5 3	<u>ī ī ī</u>	<u>6 ī</u>	
不	堪!							
5	5	:						

此曲用打擊樂器，隨旋律打擊。

G調 $\frac{2}{4}$ 第四曲

中板 (金老二唱)

多	tr		tr		tr					
3	6	0	3	6	0	3	6	6	6	6
0	1	3	1	0	1	1	3	1	0) 0 3 3
	叫	同	志							你 細
3	(0	3	3	3	0	0	3	3	6	6
聽							農	民	會	不
6	6	0	3	2	6	3	2	1	0	3 2 1
是	人	(白)	隨	便	打	隨	便	罵!	老	百
6	6	6	6	6	6	0				多
簡	直	是	活	不	成!					

此曲用二胡、三絃、及能彈的樂器來奏。開頭兩句樂器可不奏，只是重覆奏他唱的樂句。

G調 $\frac{2}{4}$ 第五曲

(趙、劉唱)

6	6	6	6	5	3	2	3	6	6
(趙)		鬥	三	次	分	土	地	就	該
(劉)		沒	澈	底	就	應	該	鬥	了
1·2	3	6	6	6	1·2	3	6·6	3	5
罷	了	爲	什	麼	還	要	鬥	何	時
還	鬥	一	直	要	真	翻	身	才	算
									罷

6 0 (665 35 6 6 665 35

休！
休！

6 0

第 四 場

G調 $\frac{4}{4}$ (夜 A 曲)

(慢) _____

3 2 1 6 5 3 2 1 6 2 6

mf

2 1 7 6 7 3 6 6 2 1 3 3 2 3 7 3 6 1 7 1 7 2 1 2 1

4 3 2 3 1 2 2 2 6 4 1 1 7 6 3 1 6 6 5 6 5 7 6 7 6

6 3 1 6 1 7 1 7 2 1 2 1

4 6 4 6 3 2 5 6 6 5 6 5 7 6 7 6

f

4 3 4 3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6

2 1 2 1 4 3 4 3 4 3 4 3 4 3 4 3 1

4 3 4 3 6 5 6 5 6 5 6 5 6 5 6 5 6

2 1 2 1 4 3 4 3 4 3 4 3 4 3 6

(接前曲)

				夜		B		前			
2	1	6	5	3	2	1	6	2	6		
6	3	0	6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3	0	6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6	3	0	6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3	3
0	0	0	0	6	6	6	6	0	0	6	6
0	0	0	0	0	0	1	1	1	1	1	1
6	3	0	6	3	0	6	6	6	6	5	5
3	3	3	3	6	6	6	6	6	6	5	5
6	6	6	6	1	1	1	1	1	1	3	3
1	1	1	1	4	4	4	4	4	4	3	3
6	6	6	6	4	4	4	4	4	4	5	5

(接前曲到後入時至)

副 曲

(起、舞出場時用)

6	6	6	5	6	6	6	1	7	6	5	4	3	2	1	2	3	6
4	4	4	3	4	4	4	3	5	4	3	2	1	7	6	7	1	3
1	1	1	1	6	5	6	2	5	1	1	1	2	3	5	5	1	6
5	5	5	5	4	3	1	7	1	6	6	6	7	3	3	3	3	6
6	0			3	3	3	4	3	3	3	2	1	1	1	7	6	3
6	0															3	3
3	3	3	2	1	1	5	6		6			6	0				

第六曲

(全體二部合唱)

6	6	3	·	5	0	3	6	0
金	片	接		作	子	不	見	人
				1 6	1 2			
6	6	ī	6	5	1	·	2	3
湯	有	星	星	對	面	不	見	人
3 2	3	3	1	1 6	1 2	3	6	6
金	余	一	根	短	木	棒	哪	
1·2	3 0	ī ī	0	3	ī	6	·	ī
湯	腰	藏	余	來	殺	人		
6·ī	6 5	3·2	3 5	6	6 6	6	·	0

第七曲

(指導員唱) 快, (全體, 有力)

ff (漸快)

(極快)

ī ī 5 5	ī ī 5 5	ī ī 5 5	·	·	·	·	·	·
劉	文	齊	帶	寫	來	信	趙	田
1 6	5	3 5 6	5	●	ī	5	6 5	3 5
劉	文	齊	帶	寫	來	信	趙	田

1 . 2 3 0 3 1.2 3 5 $\dot{1}$ $\dot{1}$ 6.5 3

門 爭 我 急急 忙忙 回 家 轉

$\dot{1}$ 5 $\dot{3}$ 2 $\dot{1}$ 6 5 $\dot{1}$ 5 . 56 $\dot{1}$.2 $\dot{1}$.6

迅 速 辦 理 要 認 真!

5. $\dot{1}$ 6 5 3 2 1 0 :

多 多

G調 6/8 第 八 曲

$\frac{5}{5}$ 5 $\dot{1}$ $\dot{1}$ 6 3 5 6.5 3 2 . 1 2 5 6 5 1 6 2

下 大 雪 北 風 颯 天 寒 地 凍 我 爹 爹 年 老 人
(漸 慢 結 束)

1.5 6 5. 6 5 5 5 5 6 5 . 1 2 1 6 5 3 . 2 1 6 5

凍 死 雪 中

G調 第 九 曲

4/4 3/4

0 5 $\dot{1}$ $\dot{1}$ 5 $\dot{1}$ 5 5 4 2 5 1 . 5 $\dot{1}$ $\dot{1}$ 5 1 2

叫 老 鄉 你 不 要 這 樣 難 過 這 件 事 全 是

4/4 3/4

$\dot{1}$ $\dot{1}$ $\dot{1}$ 6 $\dot{1}$ 5 . 5 6 5 5 1 2 1 5 6 1 5 0 5 :

我 們 的 過 錯 這 件 事 全 是 我 們 的 過 錯

